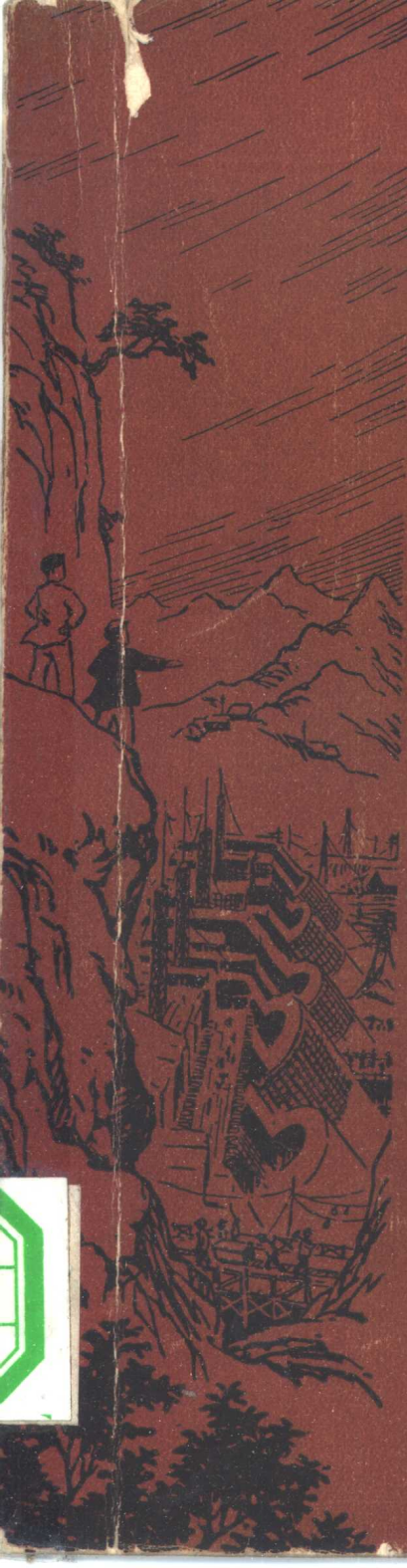


移山記

陈登科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移山記

—— 卷之二 ——

（清）張其成 著



陈登科著

移山記

中国青年出版社 · 1958年 · 北京

移 山 記

陈 登 科 著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850×1168 1/32 18 1/8 印张 2 插页 421,000 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定价(6)1.7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描写在大别山区建筑青峰嶺水庫連拱壩的長篇小說，以建筑連拱壩为中心，反映出极为广闊的生活：从部队到农民，从一般技术干部到高級工程师，从工人到学生，从都市到工地。通过广闊的生活面，展开极其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有特务的翻車、鼓动风潮、阴谋暗害、制造事故，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作风的矛盾，展开了一场极为紧张的斗争；更写出了惊心动魄的洪水場面。在积极发挥工人羣众的力量下，糾正了各种錯誤思想，挽回了損失的时间，完成了連拱壩的建設。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人，不論农民、工人、干部、高級知識分子以及领导同志，都在工地上获得鍛煉和提高，工地成为鍛煉人、改造人的学校。

目 次

卷 一

1. 小紅馬	6
2. 一輛木炭車	12
3. 雪海里的春光	25
4. 秀珠和袁媽	65
5. 冰雪中的秀珠	93
6. 山里來了貴客	105
7. 進軍	120

卷 二

1. 風潮	132
2. 振祥失蹤	155
3. 萬家燈火	177
4. 風波再起	182
5. 真相大白	191
6. 洪河大橋	199
7. 袁久皋在常雲翔面前	223
8. 文娟和袁久皋	238
9. 從辦公室到工地	255
10. 隊部和指揮部	266

11. 事故	298
--------------	-----

卷 三

1. 林中歌声	318
2. 你在想什么	328
3. 慧敏和袁久皋	337
4. 工地一日	349
5. 雨衣和铆钉	366
6. 毛病在哪里	374
7. 小周当队长以后	388
8. 见了母亲	399
9. 这里有一种矛盾	416
10. 入霉前夕	432
11. 在一个夜晚	439
12. 这不是神话	446

卷 四

1. 袁嫣的一家	472
2. 常云翔的不安	486
3. 江海峯的失望	503
4. 在同一个晚上	511
5. 两个计划出现以后	529
6. 会议室外的会议	542
7. 歌声	567
8. 不是为了结尾	577

主要人物表

“以出場先后为序”

袁久皋：水利师的营长，青峯嶺水庫的木工队长。

刘志毅：青峯嶺水庫的木工队指导员。

張 鵬：水利师的团政治委员，青峯嶺水庫的政治部主任。

周占奎：軍工袁久皋的通訊員。

楊文娟：青年技工，青峯嶺水庫副总工程师楊熙的女儿。

孙慧敏：木工队青年团总支書記。

赵振生：青年技工。

袁 媽：农民。

袁秀珠：袁媽的女儿，鑽探工人。

袁成龙：袁媽的儿子，民工。

郑玉鸞：成龙妻，民工。

柏树迎：水利师的营参谋长，青峯嶺水庫的鑽探队长。

牛福海：鑽探工人。

馬少安：水利师的供給处长，青峯嶺水庫的財供处长。

曾主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常云翔：水利师师长，青峯嶺水庫的指揮。

呂 宁：常云翔的爱人，青峯嶺水庫的行政处长。

譚阿九：木工。

張阿大：木工。

譚振群：阿九的儿子，木工。

倪寿权：阿大的徒弟，木工。

江海峰：青峯嶺水庫的总工程师。

楊 熙：青峯嶺水庫的副总工程师。

崔 鄂：青峯嶺水庫的施工管理处处长。

楊靜波：工程师，楊熙的儿子。

还永亨：洋灰工。

沈步順：洋灰工。

目 次

卷 一

1. 小紅馬	6
2. 一輛木炭車	12
3. 雪海里的春光	25
4. 秀珠和袁媽	65
5. 冰雪中的秀珠	93
6. 山里来了貴客	105
7. 进軍	120

卷 二

1. 風潮	132
2. 振祥失蹤	155
3. 万家灯火	177
4. 風波再起	182
5. 真相大白	191
6. 洪河大桥	199
7. 袁久皋在常云翔面前	223
8. 文娟和袁久皋	238
9. 从办公室到工地	255
10. 队部和指揮部	266

11. 事故	298
--------------	-----

卷 三

1. 林中歌声	318
2. 你在想什么	328
3. 慧敏和袁久皋	337
4. 工地一日	349
5. 雨衣和铆钉	366
6. 毛病在哪里	374
7. 小周当队长以后	388
8. 见了母亲	399
9. 这里有一种矛盾	416
10. 入霪前夕	432
11. 在一个夜晚	439
12. 这不是神话	446

卷 四

1. 袁嫣的一家	472
2. 常云翔的不安	486
3. 江海峯的失望	503
4. 在同一个晚上	511
5. 两个计划出现以后	529
6. 会议室外的会议	542
7. 歌声	567
8. 不是为了结尾	577

卷

一

1. 小 紅 馬

这天早上，袁久皋起身后，牙也沒刷，臉也沒洗，就气势汹汹地跑到团部去。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到那种撞倒山的架势，一定認為他要去和誰打架。他走到团政治委員的門口，哇！立正，敬个軍礼，爆炸似地喊：“报告！”团政治委員張鵬正在屋子里玩彈子枪，抬头見袁久皋直挺挺地迎門站着，忙放下手里的彈子枪，招呼道：“进来！”順手拉过一張木椅子，很客气地接待他道：“坐吧！”袁久皋走进門，沒有坐，站在桌旁，臉轉向外，話也不說，也不看張鵬。張鵬轉身到房里，拿出一包香烟，先抽出一支，送給袁久皋道：“抽烟吧！”袁久皋仍是头不掉，气不吭，呆呆地向外面看着。張鵬臉上微微露出一點笑容，縮回手里的烟卷，自言自語地道：“对了，我倒忘記了，你是个不爱抽烟的人。”自己低头吸着烟卷，坐到一張黑漆木椅上，也沒有看袁久皋，溫和地問道：“这两天你考虑好了沒有？”袁久皋仍沒有轉过臉，从嗓子里咕嚕着道：“有啥考虑，等命令嘛！”張鵬抬头笑道：“要我們全师轉业到水利建設崗位上去，是国家的命令，毛主席的命令，还要什么命令呢？”袁久皋忙轉过身来，立正站好，紅着臉道：“命令我服从。”張鵬冷下臉，严肃地問道：“服从？常师长在全师軍人大会上亲自做

了动员报告，师部、团部也下过命令，我问你，你们营的枪枝，全部缴到仓库里去了没有？……为什么？”袁久泉呆呆地站在张鹏面前，两只眼睛红得好像要冒出火花，脸上的肌肉直颤，紧咬着嘴唇，从肩上取下那支三二盒枪，双手送到桌角上道：“政委，我请求处分，你撤我的职吧！我干不了！”张鹏没理他，仍在抽烟。

袁久泉站在桌角跟前，一只手始终没有离开枪，呆看着张鹏道：“政委，你有爱人，也生了孩子，你是知道如何去爱你的妻子和儿女的。我没有枪高时，就抱着步枪睡觉，整整过了十四年，你是知道的。后来长枪换了短枪，我算是升了一级了，日不离手、夜不离身，它在我怀里，伴着我六年。你也是当战士的出身，你是知道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枪比对他的爱人、子女还爱的。”张鹏道：“我不是要你把自己身上的枪缴下，每个营长可以暂时保留一支短枪，是早已有过命令的。我是问你，你们营的三门炮为什么还不缴到仓库去。”袁久泉的脸色刹时变成铁青，更加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抱屈地道：“政委，命令我服从，绝对服从！当营里宣布团部的命令，要将三门炮缴到后勤处去的时候，炮兵排全体战士，抱着三门炮，整整哭了一夜。他们的眼皮哭肿了，眼泪流干了，坚决要求自己把它送到仓库去。政委！这些战士，和你趴过一个战壕，同过生死，共过患难，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你都清楚的。你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违抗上级命令，你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扛着这三门炮，随着全国兄弟部队，从关内打到关外，从关外打到关内，从华北打到华南，从陆地打到海洋，他们的足印，踏遍全国。在朝鲜的土地上，也流过他们的血。什么是他们的性命呢？是炮啊！他们的血流干了，他们的手也没离开过炮啊！”张鹏垂下眼皮，额角上的肌肉皱成菊花瓣，坐在木椅上紧吸着烟。

张鹏站起身，看着袁久泉，嘴唇发颤，说不出话，他走到门口，抬头看见太阳已升到柳梢了，就转回身来，轻轻叹道：“仓库离他们驻地

有八十里路啊！”袁久泉道：“就是八百里，战士們也要求亲自送去。”張鵬点点头道：“好吧！就叫他們亲自送去。”袁久泉轉过身，举手敬礼：“是，服从命令！”張鵬道：“不！慢走，还有話和你說。今天你把营里的工作結束，枪枝馬匹，一切上繳的东西，全部移交清楚，明天你就出发，这是常師長亲自指派的。”說着，在抽屉里拿出一張地图，鋪在桌上道：“常師長要你帶一批技干去做測量勘察工作。”边說，边用一支紅色鉛筆，在地图上指点着：“你看，这是淗河，这是史河。这两条河在大別山区汇成一条洪河，它是淮河上流，七十二条支流中，洪水最猛烈的一条支流，我們就在这个地方——青峰嶺建筑水庫。將大別山的洪水全部控制起来，要它服从我們的指揮；將洪水对人民的灾害改变过来，要它发电、灌溉，为人民造福。这是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袁久泉呆呆地看着地图，一个个紅圈圈在他眼前閃过，他低下头，沒有作声。張鵬停下手里的鉛筆，注意地看着袁久泉的臉色，最后問道：“你有意見嗎？”袁久泉头也沒抬，回答道：“領導上决定，有什么好說的。”張鵬道：“整个工程勘察的规划設計工作，已經做了一年多，最近又有些爭执。两个月前，就有个鑽探小組在那里了。隊長是三营參謀長柏树迎同志，你們見面就会認識的。你帶一个測量組去，到那里和柏树迎他們合并成一个队，常師長已下了命令，由你当隊長，柏树迎当副隊長。这次去的任务非常紧急，在最短时期內，要將那里的鑽探和測量工作最后做好。月底，全国專家要到你們工地去，这个任务只有你去担任比較合适。”袁久泉往張鵬跟前走了一步道：“你說什么我都服从，只是什么測量、鑽探，連这几个字我还不認識，叫我怎么去工作呢？”張鵬轉身，从背后書架上拿出一本書，在袁久泉跟前閃了一下道：“同志！我也是外行，世上无难事，可以慢慢学习。只要你肯去鑽，什么都会成功的。”張鵬將書扔在桌上，又道：“我們从祖国的国防前綫，轉业到建設崗位上，

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認為取消了他們的人民解放軍的光榮稱號，這是我們認識上的錯誤。我們的祖國由戰爭轉入了和平建設，這是全國六万万人民的願望。過去我們為祖國而戰，今天又為祖國的和平建設而努力，這有什麼不光榮呢？應該說，這是光榮的。是的，我們放下長槍，要操縱機器，這是新的戰場。我們站在新事物面前，是有困難，的確有困難，困難，困難，意想不到的困難，莫名其妙的困難；千難，萬難，在我們面前，結成叢山峻嶺，阻擋我們前進。我們是人民的戰士，中華的兒女，有勇氣，有膽量，有信心，有把握，去戰勝一切困難！什麼是我們的武器呢？意志，學習。同志！勇敢起來，挺起胸脯，邁開大步，踏平叢山峻嶺！”袁久皋嘴咧咧，咽下一口唾沫，沒有說話。張鵬摸出煙卷，在手里掂掂，溫和地說：“好，你回去，把工作移交了，晚上六點鐘再來一次，常師長要當面向你交代任務。”袁久皋看着張鵬，想說什麼又沒說，楞了楞，敬了個軍禮，走了。

袁久皋從團部回來，看見通訊員周占奎將那枝捷克式的步槍，拆得五零四散，一件一件擺滿在桌上。他輕嘆一聲，坐到行軍床上，楞楞地道：“槍收起來，去通知炮兵排，早飯后要將炮送到倉庫去。”周占奎忙放下槍，上前道：“馬隊長來找你的，說炮兵排全體戰士，聯名提了意見……”袁久皋看着周占奎道：“嘿！什麼叫意見，這是上級命令！去！即時行動，營部的馬也繳去。”周占奎不敢再說了，慌忙將步槍倒挂在牆上，不聲不響地走出門。

周占奎從炮兵排回來，到了馬房，拉出一匹油光光的小紅馬，拴在門前一棵槐樹上。他回到屋裡，拿過洗臉盆，舀了一盆水，用幾根竹枝，沾著水，從馬前洒到馬後，將馬周身洒濕，拿起竹刷子，在馬身上左刷右刷，前前後後，差不多每個地方都刷遍了。

袁久皋兩手叉腰，站在門前，眼盯著周占奎手里的竹刷子，在馬身上前後左右移動。每當周占奎的竹刷子刷到它的頭上時，小紅馬

总是把头頸斜仰起来，眼睛眯着，亲昵地伏到他的怀里去，伸长着頸項，随着竹刷子在轉动，当竹刷子刷到它屁股或兩条腿之間的地方，小紅馬就將兩条后腿挪得寬寬地支撐着，把尾巴翹上天，那金絲色的馬尾，在半空晃动着。刷子移到馬肚子时，它將身腰往下一落，四足尽量向前后斜伸开去，立时变成一种細長的身段，象一条在云雾中奔馳的火龙似的。这一切，袁久臬看在眼里，特別感到和往常不同，身不由己，走到周占奎身边，伸手拿过周占奎手里的竹刷子道：“去！讓我來。”袁久臬拿着竹刷子，在馬前、馬后、馬左、馬右又重新洗刷一番。他配上鞍蹬，跨上馬，在大路上，先小走了一趟，然后放开韁繩，連跑了三个来回，跑得那小紅馬渾身大汗潑潑，像从河里拉起来似的。回到操場上，袁久臬拉着馬，溜了兩個圈圈，开始做軍事教練。說也奇怪，往常，这馬很不馴服，上操时，总是踢蹄甩尾，这天早上，操得特別純熟。一声臥倒，輕輕伏在地上，动也不动，兩只玉色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前方，耳朵豎着，等待主人第二声命令。說声起立，跌身站起，探开腰，貼到主人身边，等待主人跨上身去。当做跳障礙、劈刺和走天桥等动作时，也都随着主人的口令，做出各种各样的馴服伶俐的姿势和表情。

袁久臬牽着馬，在操場上溜来溜去，终于將馬牽到原来的馬房里去。

袁久臬回到屋里，將馬鞍放在行軍床上，剛坐下身，掏出手帕擦擦臉上的汗珠，随手又站起来。他走出門口，在門前轉来轉去，又轉到屋里，拿起馬鞭，走进馬房，拉出小紅馬來。

周占奎从厨房里拿回来的飯菜，摆在桌上漸漸不冒热气了，可又不敢大声叫他。周占奎当袁久臬的通訊員已有几年了，对他的脾气摸得透熟。当袁久臬的心里有什么煩悶的事，或是在思謀一件重大的任务时，誰也不能去惊动他。誰要去碰他，或是不按他的命令行